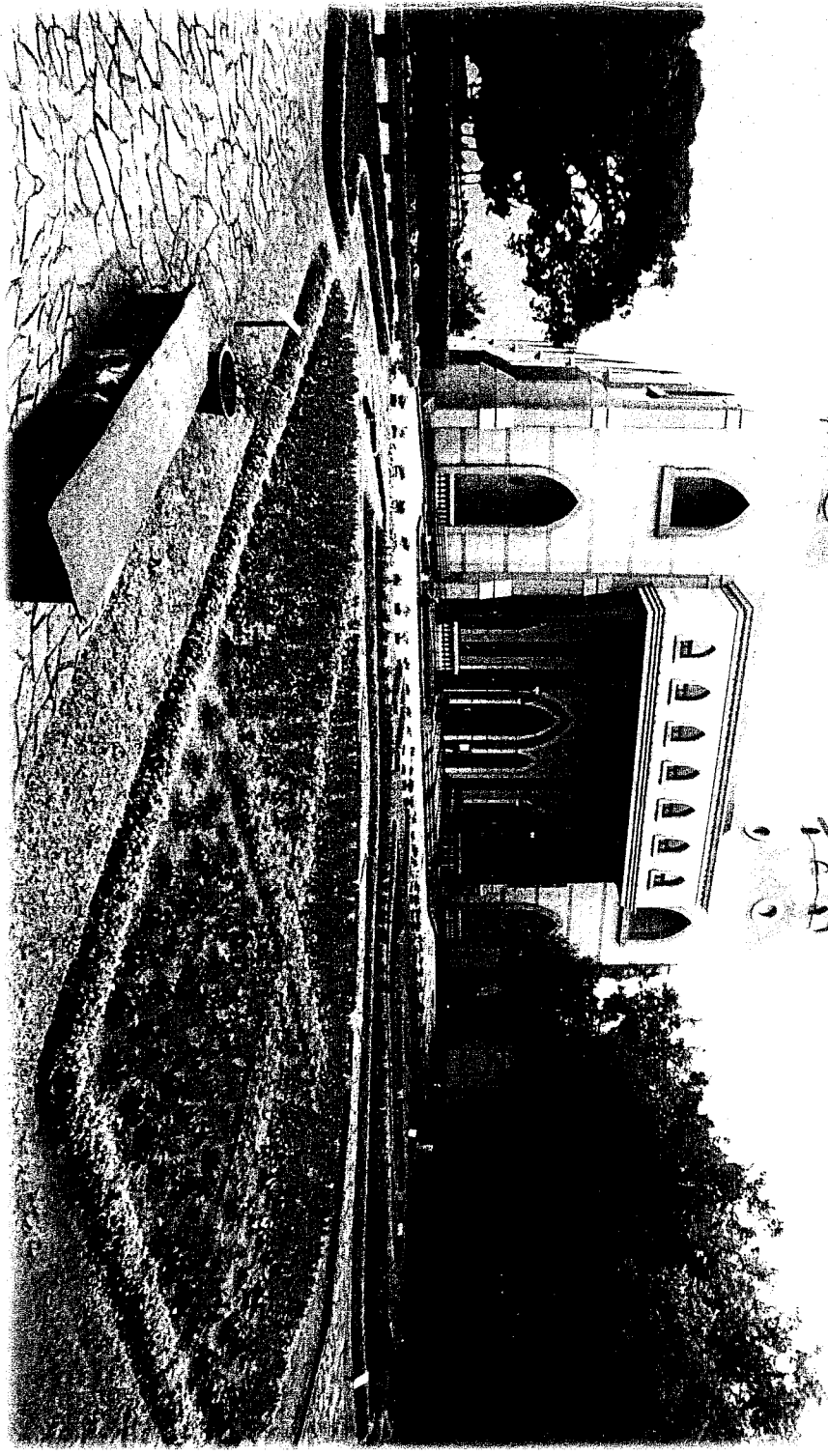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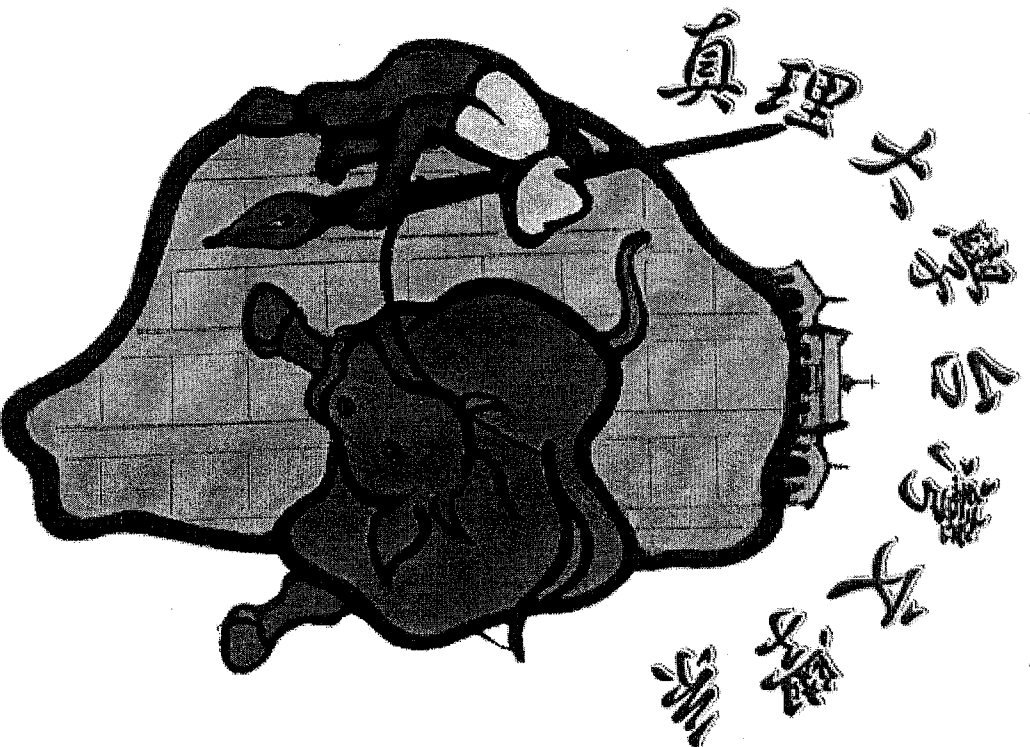
真理大學

臺灣文學系



淡水牛津臺灣文學研究集刊
第六期

二〇〇四年八月出版



淡江牛 臺灣文學研究集刊

第六期

發行人：葉能哲

編輯委員：江菊松、杜偉瑛、林慧姪、呂蓓蓓、陳凌

執行編輯：陳凌

出版者：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

臺北縣淡水鎮 251 真理街 32 號

電話：(02)26212121—5 轉 5141、5142

傳真：(02)26205236

出版日期：二〇〇四年七月

歷代風水故事存錄述略

唐蕙韻

一、最早的風水故事及其記錄時代

從殷商卜辭和《詩經》的記載，卜宅相地的活動在商周時代似乎就已經很活躍，但其內容及活動的意義，當時只是對環境條件的實際選擇，或遷都定都時，以「卜」的動作爲反映天意的象徵，取得人民的信心，帶有以神道設教的政治目的。真正在術數意義上進行的卜宅和相地活動，最早明確的記載，應是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所謂「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的「形法」，以及同時代學者王充《論衡·詰術篇》所批評的「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的「圖宅術」。因此可以確定從西漢末年到東漢初，這種與後世風水概念相符的「以居宅之地求聲氣貴賤吉凶」的概念，至少已經成形並流行。有關風水故事的記錄，也約在此時代前後始見。如漢·趙想撰《吳越春秋》中，述伍子胥與范蠡分別在吳國與越國的築城設計上彼此鬥勝之事（《吳越春秋·卷四》）²，其利用五行剋應及制物厭勝的手法，

¹史箴〈風水典故考略〉引《尚書》之〈召誥〉、〈洛誥〉中「卜宅」、「相宅」諸文參照，認為以周民族敬鬼神而遠之的理性精神，其文之「卜」，為考察、選擇之意，並非單指占卜，其「卜宅」義乃同「相宅」義。又引《尚書·盤庚》記商王盤庚遷都於殷的訓詞云「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說明商王作邑之卜乃征服民心的手段，並非全為迷信。文見王其亨主編《風水理論研究（二）》（台北：地景出版社，民國84年4月繁體字初版，原天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頁24。

²《吳越春秋》卷四：「…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聽。…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閭闔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閭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

與論衡所稱的圖宅術頗有呼應，當中對雙方彼此相互制衡的往來應對過程之敘述，活脫是一個鬥風水的故事。民間傳說中常見的鬥風水，於此算是得著先師。又如《史記·蒙恬傳》卷八十八：

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則「地脈」之存不但已在人心，且「絕地脈」之可能遭遇報應的思想也在當時人的信仰中了。

就《漢書藝文志·形法家》所收【宮宅地形】及《論衡》所云的「圖宅術」看來，似乎所指的都是後世風水術中的「陽宅」風水。有關「葬地」之說及「葬地福人」的「陰宅」風水故事，最早出現在《後漢書·袁安傳》：

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³

關於葬地的「陰宅」風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題【葬書】曾述其源流云：

葬地之說，莫知其所自來。《周官》冢人、墓大夫之職皆稱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擇地之明證。《漢書·藝文志·形法家》始以《宮宅地形》與相人相物之書並列，則其術自漢始萌，然尚未專言葬法也。

《後漢書·袁安傳》載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當世為上公，安從之，故累世貴盛。是其術盛於東漢以後……⁴

郭璞的《葬書》雖經《四庫提要》考訂為宋以後所出之作，然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據《世說·術解》、《南史·張裕傳》及《晉書·郭璞傳》所載郭璞為人指葬地而有奇驗的傳說，以其事不獨一而眾說紛紜，認為「璞在當時，必以卜葬相冢墓著盛名，乃有此種傳說，固不獨葬母暨陽一事也。

³ 《後漢書》卷四五列傳第三十五（台北：鼎文書局冊三，頁一五二二）。

⁴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術數類二》卷一百九。

葬母事見世說及本傳。此其所以依託於璞也歟！」⁵可見風水之術，當郭璞時代前後，即六朝之時，已甚風行。

從史書的成書時代來考察，郭璞與袁安雖分屬不同時代的人，《晉書·郭璞傳》和《後漢書·袁安傳》卻同時作於南朝的宋齊之間。今本《晉書》成書於唐初，實際是以南朝齊人臧榮緒【晉書】（已失傳）為底本，參考十家晉書（均修撰於晉朝及南朝）改訂而成，修撰者只是信手刪節，於史實取捨並未深入考慮⁶，反而因此保存了許多六朝述異風氣盛行時的碎事異聞，如余嘉錫所謂事不獨一而眾說紛紛的郭璞卜葬之事（見註5），同時見載於所謂正史之《晉書·郭璞傳》及《世說新語》等時人筆記。袁安雖是後漢人，《後漢書·袁安傳》實際寫於南朝宋人范曄之手，其作者時代亦與《晉書·郭璞傳》（南齊）和《世說新語》（南梁）的時代相去不遠。其中之「袁安葬父」事，亦見於《小說》、《幽明錄》、《錄異傳》等同時代小說⁷，其事詳略不同，文字及細節亦有出入，可見並非抄襲，也可見傳說與史實出入史書與小說的雜錯狀況。此外，與葬地有關之風水別稱如「青鳥」或「青鳥術」，並出現於此時⁸，此前出現之風水別稱如「卜宅」、「相地」、「陰

⁵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子三·術數類二》【葬書】：「考《世說·術解篇》云：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問。』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璞本傳亦載此事。又《南史·張裕傳》云：初，裕曾祖澄嘗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歲減半而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為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蕃昌……此其事之信否不可知，然可見璞在當時必以卜葬相冢墓著盛名，乃有此種傳說，固不獨葬母暨陽一事也。葬母事見世說及本傳。』《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

⁶諸史成書過程，據王樹民《史部要籍解題》（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77年9月初版）所考。《晉書》之部見該書頁56~61，指出唐初修撰《晉書》以臧榮緒《晉書》為底本，而矛盾失誤例不勝數，而云「可知當時修撰工作為將臧氏之書信手刪節，於史實取捨並未深入考慮。」（頁59）《後漢書》之部見頁42~49，云「今本《後漢書》的主要部份，即帝、后紀十卷和列傳八十卷，出於范曄之手……范曄字蔚宗，南朝宋順陽郡人。」同註6。

⁷魯迅《古小說鈞沉》本：《小說》第54條，《幽明錄》第40條，《錄異傳》第8條。

⁸西晉·葛洪《抱朴子內篇·極言》：「昔黃帝……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南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術解篇》「郭璞卜葬之龍角龍耳」事（見本文註5），引青鳥子相塚書曰：「葬

陽」及「形法」等，其出典與原義，均專指「陽宅風水」而稱之。是故，可以確定，與葬地有關之「陰宅風水」的術法與觀念及其相關故事，當在魏晉南北朝以後流行¹⁰。當此背景，則《後漢書·袁安傳》的記載，一方面可能是東漢袁安經歷的「史實」記錄，一方面也可能是南北朝盛行的有關墓葬風水傳說的記錄。

綜言之，據目前可徵文獻，陽宅（地表以上的宅與地）的風水故事最早被記錄的時代是西漢（《吳越春秋》及《史記·蒙恬傳》，見上文引述），所載時間在戰國至秦漢間。陰宅（葬地）風水故事最早被記錄的時代約在晉以後至南朝宋齊之間（范曄《後漢書》及《晉書·郭璞傳》），所載時間為東漢以後。以此可以推斷中國古籍文獻中出現風水故事的時間，大約不出於此時代之前。

三、記錄風水故事的古籍文獻

(一) 史傳與方志

甲、正史的載錄

《漢書藝文志》云：「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風水堪輿之為「明堂」數術之一，既為歷代皇室所留心，正史之書也未嘗忽略。風水術數專書如【宮宅地形】等，初見《漢書藝文志》著錄於〈數術略〉之「形法家」，其餘數術之類，還有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等，《隋書經籍志》統稱之為〈五行類〉。此後正史書籍多襲之，相關的占卜記事則載於〈五行志〉。又，風水之卜，常以「望氣」為占，有以雲氣、地氣等反映「天命」及災祥，因此也見於〈符瑞志〉的事紀中。與其他數術一樣，風水既

之龍角，暴雷貫，後當滅門。」

¹⁰《隋書·經籍志·五行類》著錄有【五姓墓圖】一卷，其下附注云：「梁有【冢書】、【黃帝葬山圖】各四卷，【五音相墓書】五卷，【五音圖墓書】九十一卷，【五姓圖山龍】及【科墓葬】不傳，各一卷；【雜相墓書】四十五卷，亡。」其時以數術講究葬地之盛可見一斑。

繫人福禍，某些帝紀、王侯及名人列傳中，也附記其人或其家風水傳說，以拊藝術〉等列傳。其天命之證並存其禍福之論；主其占卜之個中高手，則以其占卜之技入〈方技〉、〈唐·劉知幾《史通·書志》述史書記災祥吉凶諸事之例云：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乃闢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¹¹

可知古之國史記災祥以反映天道吉凶，只是對客觀現象的記錄，至於其休咎美惡則未置論。但後世之史，則不盡然。《史通·書事》又云：

「三日旌怪異…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若吞燕卵而商生，…把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又自魏晉以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歡調謔小辯，嗤鄙異聞…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¹²

可見史官之兼收玄奇感應、里巷瑣言等小說言漢代開先例，自魏晉以降，史家向小說家借資取材的情況，則蔚為風氣，從此國史多同。是所謂「史裨同源」，其來有自。雖然鄉野傳說也許不無史實成份，而「道聽途說」也不妨是採訪史料的田野調查方法之一，但志怪玄奇中，情理無有而匪夷所思之事，一般有「正史」自覺的撰史者，也不會輕易收錄，除非其時代氛圍與知識體系中，已有接納其玄奇的情理背景存在。如，《史記·天官志》、《宋書·符瑞志》及《南齊書·祥瑞志》等，均可見陰陽五行對當時政治、社會或學術的影響；從《後漢書·方術列傳》以下，史書或有「方技列傳」、或有「藝術列傳」，專書化外之人玄奇之術，也可見其時之間方術的流行與方士的地位和影響了。

¹¹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書志》卷三（台北：里仁書局，民國六十九年九月）頁63。

¹²《史通·書事》卷八（台北：里仁書局，民國六十九年九月）頁230～231。

二十五史中，《晉書·藝術列傳》、《魏書·藝術列傳》、《北齊書·方技列傳》、《北史·藝術列傳》、《隋書·藝術列傳》、《舊唐書》及《新唐書》之「方技列傳」、「遼史·方技列傳」等，均有與風水相關之故事載記，或有見於「符瑞志」、「祥瑞志」者，則多與「望氣」有關。餘則散見於史書中其他列傳、帝紀或地理志，本文多借助中研院漢籍資料檢索系統，以「擇地」、「葬地」、「宅相」、「墓相」、「地脈」、「吉地」、「凶地」、「堪輿」等關鍵字檢索搜集相關材料，另已見諸類書及筆記小說節錄徵引者，也盡力返其原典還其本文。目前自二十五史中摘錄所得的風水故事計有四十三則。

乙、方志的記錄

風水一方面繫於人事，一方面關於宅墓廟宇乃至一方地理，在普遍存在鄉土意識的地方志中，多數未嘗忽略。地方或有堪輿聞人，其事蹟必見於方技、藝術或隱逸篇；而民間傳說喜於附會名人風物的敘事習慣，在地方名人傳記和古蹟風物的記述中，亦時有風水傳奇渲染。以清代編修的《金門志》為例，人物志中，不少鄉賢名宦的出身都有風水故事烘托的傳奇性，有些故事至今仍在當地有口頭流傳。在《臺灣鄉土全誌》及《澎湖廳志》中，也有極具鄉土色彩的風水故事記錄。地方志對地緣的重視與對鄉野傳說的包容力，在史志的性質外，別具正史所不及的特色。許多國史不及且不論的偏疆逸史和鄉野軼聞及民間傳說，多有賴方志以保存。

然而中國方志汗牛充棟，不僅數量可觀，遍佈海內外圖書館，即民間私藏、私修和新編的數量也難以估計。¹³故雖知方志有風水故事之存在與潛

¹³ 金恩輝、胡述兆主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台北：漢美圖書公司印行，1996年4月初版），收錄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前所收之歷代地方志共八五七七種，包含通志及府、州、廳、縣、鄉土志、里鎮志、衛志、所志、關志、島嶼志等。朱士嘉《國會圖書館藏中國方志目錄》（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初版）統計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特藏的中國地方志共有二九三九種。又，據周迅《中國的地方志》（1998：北京，頁20-25）引日人山根幸夫編《日本現存明代方志目錄》（1971年增補版）中有三百多部；1957年巴黎出版的《歐洲各國圖書館所藏中國地方志目錄》，計英、法等七國廿五個藏書單位，有中國地方志一四三四種。

藏可能，但以目前孤掌之力，尙難以對此進行全面性搜集與調查，但圖從中取樣，以探中國風水故事記錄與流傳概貌之一端。

方志史料的鉤沉輯錄，自清代已受學者注意並重視，在風水堪輿方面，其有所謂故事者，多見於以風水見長而聞名的堪輿名人傳記或軼事中。如《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第六百七十九卷，有〈堪輿名流列傳〉，收錄自漢至清的歷代堪輿名人小傳及軼事，其徵引出處除見諸史傳者外，大多出自各地方志。又，近人袁樹珊編著《中國歷代卜人傳》¹⁴，是書針對「於陰陽術數、卜筮星相多所發明或具特長者」，以民國以後的行政省區爲分，編成三十八卷（今見三十三卷）。爲何不以下人專長爲卷秩分類¹⁵，而以地區省域爲分卷單位，書前序例並未說明，唯該書取用資料，大半是以方志爲主¹⁶，或許因此導成其特殊的編輯方式。其徵引書目九百廿八種中，去經、史及「諸家雜著」（含部份術數之書及筆記小說和文集等）外，其餘爲各省、府、州、縣之地方志共五百四十九種¹⁷，大多是清代及民初編修，幅員廣及江蘇（六卷）、浙江（五卷）、安徽（二卷）、江西（三卷）、湖北、湖南、四川（二卷，含西康省）、河北（二卷）、山東（二卷）、山西（二卷）、河南（三卷）、陝西（二卷）、甘肅（含青海省）、福建（二卷，含臺灣省）、廣東、雲南（含貴州省）、遼寧、吉林（含熱河、察哈爾、寧夏、新疆）諸省。今刊行本第三十四卷（福建省二，含臺灣）以下闕。

《中國歷代卜人傳》並未針對卜人的術數特長分類，欲從中求其風水名人故事，只能依卷按省逐條檢索。今坊間有風水堪輿作家鐘義明君，輯撰有《中國堪輿名人小傳記》一書，於歷代堪輿名流記錄可謂全備，惟其

¹⁴ 袁樹珊《中國歷代卜人傳》，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8年11月一版。

¹⁵ 其書例言比較了是書與《歷代疇人傳》的不同，如第二條云：「清·阮元《疇人傳》專取步算一家，其以占驗吉凶，及太乙遁甲、卦氣風角之流，涉於內學者，一概不收。…本書祇言卜筮占驗，不涉步算，故與疇人傳旨趣不同云。」（頁一）但阮元《歷代疇人傳》以下者專長之術類分卷，袁著《中國歷代卜人傳》則以下人所屬籍貫之省份分其卷秩，例言中對其分卷體例與用意並未特別說明。

¹⁶ 《中國歷代卜人傳·例言》第七條：「本書所載各傳，取材正史者，十僅二三，取材方志者，十至七八。」（同註14，頁三）

¹⁷ 詳見袁著《中國歷代卜人傳·徵引書目》，同註14，頁一～一〇。

中徵引[出處資料並未俱詳，或有見註出處者，除一般風水書籍，亦有許多方志，以此或可聊備方志類參考資料之一格。

(二) 筆記小說

《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除了說明小說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說明了稗官之職事是記實而非創作。不同的是，史官與稗官職位高低不同，所記之實也有等級之差，史官所記是君國大事之「正史」，稗官所記為里巷之故、狂夫之議的「野史」。這些「稗官野史」的小說，即使也有敘史述實的內容，但道聽塗說的來源既注定了它為野史而非正史的地位，似乎也同時解除了歷史責實的框架，是非便只關於事而不及於史了。這種「述實」而又無敘史之責實心態的敘事，也是民間傳說之由來本色。

《漢書藝文志》的說法確立了「小說」這種文體的存在，雖然在後世的發展中，小說擴大了其文體特徵，有眾多創作品種的繁衍，但在古代目錄和文學作家的眼中，「小說」似乎一直保持著《漢書藝文志》的義界，以「街談巷語，道聽塗說」式的記述為主，而大多摒除了宋之平話、元明之演義等長篇大製的白話小說。¹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小說家類，更排除了唐傳奇式的創作小說如〈鶯鶯傳〉、〈霍小玉〉等「傳奇」¹⁹，而其流別，分為「敘述雜事、記錄異聞、綴輯瑣語」三派²⁰。其「敘述、記錄、綴輯」

¹⁸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一篇〈論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論述〉云：「宋之平話、元明之演義，自來盛行民間，其書故當甚夥，而史志皆不錄。」並言及有例外者數種，然皆有其特故因緣，而「非於藝文有真知，遂離判於彙例也」，故云「史家成見，自漢迄今蓋略同，目錄亦史之支流，固難有超其分際者矣。」（谷風出版社，無版權頁）頁111。
¹⁹「傳奇」最初是明·胡應麟的分類。胡著《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八》分小說為六類：「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西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王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辨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之類是也；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

²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小說家類》卷一百四十（臺灣商務，冊三，頁二八八二）。按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法：「右三派（即《四庫總目》所云三類），校以胡應麟所分，實止兩類，前一（敘述雜事）即雜錄，後二（記錄異聞、綴輯瑣語）即志怪，第

等語，便基本歸納了這種隨筆札記，帶有述而不作之意味的傳統小說體體的「筆記」特色。在「道聽途說」兼且「述而不作」的背景下，這些野史瑣談，在其筆記當時，是時人分享見聞的記錄，傳於後世便成為社會或文化意義上的史料。從這個角度觀照，筆記小說的述史功能，曾不遜於廟堂正史。而今日從傳統筆記小說鉤玄出來的故事，也都可以說是民間文學廣義上的傳說記錄。

雖然《四庫書目》對歷代小說所作的三個分類，為學者稱許「小說範圍，至是乃稍整潔」（魯迅，見註18），但若論條例分明，仍以明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所分「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六類（參見註18），各依內容分類定名，為能因名得實。其中除「傳奇」一項已為《四庫書目》裁出於小說範圍之外，其餘均今所稱筆記小說可見內容。按此分類條例，欲求「風水故事」於筆記小說，則可先捨「辨訂、箴規」等專於議論不主敘事者，而向「志怪」類搜其神異故事，或由「雜錄」、「叢談」等索其軼事舊聞²¹。

這些筆記小說中，「雜錄」、「叢談」等既是“錄”和“談”，在敘事語氣和內容性質上，自然都有述而不作的紀實意味。即使是「志怪」類的筆記，也通常秉持《搜神記》以來的「徵神道之不誣」的傳統²²，筆記者即使不能稱名道姓的指出故事主角的名字，往往也會盡可能的指出故事發生地點或故事的來源，以滿足讀者（或是作者自己）對故事的徵信心態。而紀實性的趣味和徵信於讀者（聽眾）的文學手法，正是民間文學之傳說的特質。

析敘事有條貫者為異聞，鈔錄細碎者為瑣語而已。傳奇不著錄，叢談、辨訂、箴規三類則多改隸於雜家，小說範圍，至是乃稍整潔矣。」

²¹今台北新文豐版《叢書集成新編》及其《續編》、《三編》之小說以「神異小說」、「情豔小說」…及「故事」、「瑣談」等目分類，其類目之分略同胡氏之意。本文初步搜集古代風水故事時，即循此檢索並篩選可能存在風水故事之筆記小說。

²²千寶《搜神記》自序語。後世的志怪小說作者也常作這樣的宣示，如唐·唐臨《冥報記》自序：「齊竟陵王蕭子良作冥驗記、王琰作冥祥記，皆所以徵明善惡，勸戒將來…臨既慕其風旨，亦思以動人，輒錄所聞，集為此記。」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序：「乃採掇異聞，特作筆記以寄所欲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

在傳世的筆記小說中，宋代以後的筆記多存有作者自序或作者親友及當時讀者的代序，其中往往透露出作者的書作背景及其資料由來，這也在無意間為後世的讀者提供了考察其中的故事來源及傳播動態的參考線索。筆記小說聞異則書及照聞直錄的方式，可能因故事來源或聞見先後及筆記者主觀印象不同，而留下同事異說的各種樣本²³，如此則當有其傳說意義與史料價值；但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因聞見方式之多元，而產生了口傳途徑外的文字間的抄襲或間接抄襲之作，如直接抄襲前人或前代筆記以及類書資料，或憑閱讀記憶的印象輾轉傳鈔，甚至是完全抄襲等等。²⁴像這樣文字與文字間遞嬗傳接的現象，一方面是筆記小說行之久遠的傳統²⁵，一方

²³如宋真宗之葬地，時人何遠《春渚紀聞》卷一及魏泰《東軒筆錄》卷三均載，述山陵大禮使丁晉公為定陵地獲罪事，何氏所述意以丁與同事侍藝爭持而擇地失誤，魏氏所述則云丁乃為同事護短而受誣。何云：「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地，爭之不可…」魏云：「丁晉公為山陵大禮使，宦者雷允恭為山陵都監。及開皇堂，泉脈空湧，丁私欲庇覆…擅移數十丈。」參見本文附錄一頁。

²⁴例如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十六引《老學庵筆記》（宋·陸游撰）述「蔡京葬父於臨平山，山為駝形，術家謂駝附重則行，故做塔於駝峰」事，次云「余少時僑寓臨平，問之上人，莫知蔡京父葬之所在」，復引《癸辛雜識》（宋·周密撰）云「…蔡京葬父於臨平，…或謂此為駝駝飲海勢…」，作者「問之上人」無所得，但轉引了兩部筆記的敘述「印證」了這個故事。另一部宋人筆記何遠《春渚紀聞》也載有「蔡京葬父」及「野駝飲水勢」等內容，可見此事在宋朝傳聞已廣故多見於時人筆記，至於後世已失憶於口傳，仍輾轉傳鈔於筆記中。又如明·鄭瑄《昨非庵日纂》卷十八載一則貪官聘名師相地，地師夢有人告誡勿為貪官擇地而作罷，事亦見清·褚人穫《堅瓠集·秘集》卷四引《閩然錄》（未知時代及作者），及清·梁東園《北東園筆錄·續編》卷六，文辭多同鄭瑄《昨非庵日纂》，然《北東園筆錄》完全未說明轉載出處，並略改其文數言，仿如作者得自耳聞所記，例如：《昨非庵日纂》：「方點穴間，雨驟下而止，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地師名）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北東園筆錄續編》：「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約俟天晴再往。是夜，地師夢一老人問曰：『…此地切勿與此人。此人生前為考官時，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穴，當榮其子孫，非天意也。』」由此可見其轉載傳鈔漫濫之一斑。

²⁵敘事性筆記小說以南北朝志怪為最初成熟之作，而《搜神記》乃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干寶《搜神記》序云：「…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可見小說筆記取材之道自始即有「創作」與「因襲」二途。王國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考其資料來源，認為有一、

一方面對歷代民間故事的保存與流傳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三)類書及小說總集

甲、類書的特質與故事流傳的關係

魏晉文人喜用典故的文學風氣下，文人間以博聞強識爭勝，於是因事則文分類編排的「類書」大受歡迎，成為文人爭供案頭的工具書。及隋唐以策論詩賦開科取士，類書分門棟事以便於廣聞博記的特點，也為應試者提供不少方便，故自唐宋以至明清，不但官修類書充塞秘閣，即士大夫自行排比成編的《六帖》、《玉海》，與書坊私刻的《事文類聚》等亦層出不窮。²⁶許多今已失傳的古代典籍，尤其是一些不登大雅的小說稗史，得以大量被保存於類書中。

某些小說總集如《太平廣記》，雖然不是所謂的典型類書²⁷，在舊時書目（如《崇文總目》、《通志》）上，常入於類書之列，因其編輯規則與類書以類相從的體例幾無二致故也。明·王圻《稗史彙編》、清·潘永因《宋稗類鈔》及徐珂《清稗類鈔》等，皆效此類書編輯方式之「稗編」作品。

雖然各種類書編排分類的項目不盡相同，但編撰方向及目的則一致講求博取，精於蒐奇獵僻，故內容中於士人必讀（或考試必考）之經史典籍彼此重覆是必然，而於奇聞逸事之互相網羅抄襲，也是當然常有之事。然類書引書的原則往往是重事不重文，與原書常有大量的語句乃至內容的歧異。許多類書編纂者僅記下故事梗概，甚至把整則故事都重新編排後再轉

轉錄古籍舊事。二、記載見聞傳說，包括作者耳聞目見及採集地方傳說等。三、改寫佛經故事等三途。（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初版）頁53-64。

²⁶詳於張滌華《類書流別·盛衰》第四章（台北：大立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四月）頁二八～三七，及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導論》（台中：私立東海大學印行，民國六十年八月初版）頁一～二。

²⁷張滌華《類書流別·名誼》云：「類事之書，林林總總，亦有循形雖似，實察則非者，〈錦帶〉、〈類林〉之屬是也。」又云：「記錄異聞，備陳瑣細，如《太平廣記》、《說略》之屬，是曰稗編，非類書也。」書中於類書之名實審辨甚詳，惟亦云「以今之義界，衡往古之著作，則歷來所謂類書，其真能完備合符，名實兼備者，亦不過十之三四而已。」詳見張著《類書流別》頁六～七。

述出來，後來者再錄其事時，或原典已佚而無從查考，或據其文而再加增飾修刪，於是類書之「割裂原文、斷章取義」的事實既成，其故事或就此重生，或從此眾說紛紜，因此流傳之眾也未可勝數。

一些記異搜奇的筆記者，在耳聞目睹的現實中搜集寫作材料外，向類書借鑒取資的也不少。傳統文人及筆記小說作者向來視筆記為餘暇遊戲，既不登大雅亦非創作，因此彼此間的抄襲也「無傷大雅」而司空見慣，更或全文引自他書而不作任何徵引說明者，也有人在²⁸。筆記作家猶此，類書做爲文人間通用而公開的參考書，其後出轉精者不免收納前出之作的內容，許多歷經數代類書收集徵引的逸聞舊事，浸久便成爲數代使用者之間共同常識與記憶，或著於詩文，或復述於他人，實在也是自然之事。尤其唐宋以後，類書編輯愈盛，種類愈多，從文人案頭用書到民間日用參考書，一些屢經歷代筆記及重要類書徵引收錄的傳說故事，更可能因此普遍流傳而著名，甚而成爲一種特定常識，如「龍耳」、「牛眠地」²⁹等，不僅故事主角著名，其故事關鍵詞幾乎也成了—般常識上的堪輿代語。

從故事史的眼光來看，類書之「割裂原文」乃至「斷章取義」的現象，與筆記小說「無傷大雅」的抄襲風氣，其交流互動固應促進了許多故事的流傳，其文字間的出入，或在無形中創造了故事變化的空間也未可知。

乙、風水故事在歷代類書的傳鈔與分佈

以風水「論陰陽宅吉凶禍福」的術數宗旨而言，相關的故事主要分佈於類書中的「宅第」、「塚墓」或「葬」，以及「方技」或「伎術」等部門，也能涉及「福禍」或「災祥」、「靈異」等類。風水術有時候也與「厭勝」、「識

²⁸ 參見本文註24《北東園筆錄》抄襲《昨非庵日纂》之段。

²⁹ 「龍耳」事出《世說新語·術解篇》，指晉明帝探郭璞為人指葬之塚事，帝指墓云「墓葬龍角當致滅族」，不料墓主家人答「指葬者云葬龍耳，當致天子來問」。事亦見《晉書·郭璞傳》，《白氏六帖》、《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均載錄。「牛眠地」指晉陶侃失牛，於牛眠處得地葬父事，事見《晉書·周訪傳》及《幽明錄》，《北堂書鈔》、《白氏六帖》、《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類書亦載。又如「袁安得書生語地葬父」、「郭璞葬母於水濱，後沙漲成陸」，及「孫鍾（或云孫堅，孫權之父）葬父於數代天子地」等事，《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及以後各種類書亦每見載，例不勝數，詳見下文表列。

語」等其他方術迷信結合，此類亦一併收錄為風水故事，但不與宅墓相關的同類故事則摒除。今就目前所見風水故事於歷代類書及以類書形式編輯的小說總集之記錄，列其分佈門類，並錄其中故事篇名或梗概，表列如下，以略見風水故事在歷代類書中的流傳並承襲之概況。

書名	輯撰時代作者	載錄風水故事之門類	篇名	備註
藝文類聚一百卷	唐·歐陽詢等	禮部下·塚墓 卷四十四 禮部下·瓜 卷八十七	(始皇鑿地出血《裴氏廣州記》) (樽里子葬渭南、夏侯嬰葬地) (魏舒外家宅相) (孫鍾種瓜)	
初學記	唐·徐堅	(未見)	(孫鍾種瓜《幽明錄》)	
類林十卷	唐·于立政	報恩篇 卷七第三十五	書生語地(袁安)、老翁安墳(陶侃)、馬行榕地(夏侯嬰)	
北堂書鈔	唐·虞世南	禮儀部·冢墓卷九十二第四十二	相宅有死者(公孫丹) 折臂三公(羊祜)、失牛(陶侃)、龍耳(郭璞)、三書生(袁安)	
白氏六帖事類集三十卷	唐·白居易	宅·修造 卷三第十三 墳墓·相墓地 卷十九第四十三	(孫堅塚氣) 靈銚母墓《欽定四庫全書》 (始皇鑿地改名)	
太平御覽一千卷	宋·李昉等奉敕撰	天部·氣 卷十五 地部·湖 卷六十六 州郡部·江南道潤州卷一百七十七 居處部八·宅 卷一百八十一 宗親部·外僧 卷五百二十一 禮儀部·葬送二 卷五百五十四 禮儀部·葬送四 卷五百五十六 禮儀部·冢墓一 卷五百五十七 禮儀部·冢墓二 卷五百五十八	(魏舒宅相、淳于智卜鮑瑗宅、蘇峻凶宅、觀宅應出三公) (魏舒宅相《晉書》) (袁安《後漢書》) (袁安《錄異傳》、夏侯嬰、龍耳) (樽里子、毋丘儉墓朱雀悲哭) (張裕祖墓、柳世隆祖墓、荀伯玉祖墓、陶侃失牛、唐寓之祖墓王氣、昭明太子母墓《梁書》、羊祜折臂、郭璞葬母、舜墓燕御土成墳) (孫鍾種瓜)	
冊府元龜		菜部三·瓜		

錦繡萬花谷前集、後集、續集各四十卷	宋(不著撰人)	墳墓 前集卷二十七	葬 後集卷二十二	葬壓龍角(郝處俊)、朱雀(李勣卜葬)、世爲三公(袁安)、皆出名將(陳希夷爲种放卜葬)、失牛(陶侃)、竹策叢生(智興)	
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	宋·祝穆	喪事部·墓吉地凶地 五十八	卷 郭璞相地(葬母、龍耳)、牛眠得葬地(陶侃)、書生示葬地(袁安)、出折臂三公(羊祜)、僧指示葬地(元興覓葬地)、不利長子(昭明太子)、害兄福弟(溫大雅)、黃撥沙		
記纂淵海一百卷	宋·潘自牧	伎術部·風水 卷八十七	(陶侃失牛、郭璞葬母、龍耳、羊祜折臂、戴洋、昭明太子母墓不利長子、溫大雅祖墓害兄福弟、袁安、孫鍾種瓜、徐勣卜葬、智興、郝處俊、陳思膺、陳希夷爲种放卜葬、黃撥沙)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六十九卷、後集八十一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	宋·謝維新撰、虞載續撰	墓地門·吉地、凶地 前集卷六十七	吉地：位極人臣(陶侃)、世爲三公(袁安)、有帝王氣(羊祜)、致天子問(龍耳)、道士審地(智興)、過僧論地(元興別覓葬地)凶地：葬母妨子(昭明太子)、害兄福地(溫大雅)、預定斷棺(李勣)、逆知傷目(黃撥沙)		
明稿本事類提要 卷	明·澡玄閣輯	喪事部·墓 亨集卷	當有死者(公孫丹新宅)、嘗出真僧(魏舒)、玉破不完(金盞玉杯地)、金傷重製(李吉甫宅)、宅氣索然(客士無氣)		
五雜俎十六卷	明·謝肇淛	人部二 卷六	(陶侃、袁安、羊祜、溫大雅、郭璞葬母、龍耳)		
稗編一百二十卷	明·唐順之	(未見)	堪輿新築室絕地	有論風水雜文	
喻林一百二十卷	徐元泰	(未見)		「應」門類可參考	

廣博物志五十卷	明·董斯張	方伎·卜筮 卷二十二	淳于智卜鮑瓊宅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	清·張英等奉敕撰	禮儀部·葬二 卷一百八十一 居處部·宅舍二 卷三百四十五	袁安、龍耳、夏侯嬰 魏舒、淳于智卜宅、老應出三公、客土無氣
子史精華一百六卷	清·吳士玉等奉敕撰	方術部三·堪輿 卷一百十八	長樂宮在其東(樽里子)、旁可置萬家(韓信母冢)、三書生(袁安)、出折臂三公(羊祜)、外氏成此宅相(魏舒)、沙漲為田(郭璞葬母)、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戴洋)、洲生近市貴王臨境、相墓工(高靈文)、當出暴貴而不久(荀伯玉)、白馬經墳(吳明徹)、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南史)、葬於桑東封公侯(裴俠)、龍盤鳳翥(唐玄宗)、獄氣發(李義甫)、杜固(鑿川流血)、石蛇三卵(當三世為都頭)、有牛乘人逐牛即啓土、破楚門缺西北(伍子胥)、宰相當出坤鄉、龜葬梁家、文筆、當出大魁、丑年必登高第、鬼靈、野駝飲水、暗合孫吳、掘牛山(破黃巢祖墓)、朝揖絕勝(范擘善遷葬)
古今圖書集成	清·陳夢雷	博物彙編·藝術典·堪輿	
類腋	清·姚培謙、張卿雲	人部·相地 人部卷八	三書生(袁安)、置宅圖墓(陸法和)、青烏子(張鬼靈)、撥沙、厲布衣、楊僕 牛眠(陶侃)
類腋補遺一卷	清·張逢孫採輯	地部·墳墓	
小說總集	編輯時代作者	載錄風水故事之門類	篇名
太平廣記五百卷	宋·李昉等奉敕編	方士二 卷七十七 徵應三人臣休徵 卷一百三十七 徵應四人臣休徵 卷一百三十八 靈異 卷三百七十四	泓師 袁安 王智興 孫堅得葬地
			備註

		塚墓一 卷三百八十九 塚墓二 卷三百九十	袁安、渾子、孫鍾、戴熙、羊祐、舒綽、李德林、郝處俊、徐勣、韋安石、源乾曜、唐雋臣、陳思膺 奴官冢、趙冬曦、張式、郭誼、韓建、廬陵彭氏
宋碑類鈔八卷	清·潘永因 輯	報應 卷七 怪異 卷七 方技 卷七	夏英公 龜葬 文簡公夜葬后妃地、張鬼靈、汴都王氣盡
碑史彙編	明·王圻 編	地理門·堪輿類 卷十三 地理門·陵墓類 卷十三	凶地(蘇峻宅)(《南史·宋書》)、 地因人勝(孫鍾種瓜) 夏侯嬰改葬(《獨異志》)、孫堅得葬地、王伯陽墓(《續搜神記》)、墓樹不斷(《記聞》)、陳魏公墓、移葬應識、晦庵先知、墓中靈物(徐壽輝)、張真人塚(目睛仰生)、彭學士墓、黔國祖塋、董氏墓地、林氏葬處、柯狀元祖墓、焦老墓田 阜城王氣
		伎術門·占候類 卷五十三 伎術門·堪輿類 卷五十四	折臂三公、衛先生詞、卜地詞、舒綽《朝野僉載》、郝處俊《朝野僉載》、張景藏(徐勣卜葬)(《朝野僉載》)、泓師(《戎幕閒談》)、周士龍《辨疑志》、錠鉢《集微》、僧相宅(李林甫宅)、郭璞葬地、南臺沙、相大學道人、齊易巖、黃撥沙、鈐記、卜葬銘、取燈定穴(蘇老泉)、符讖誤人、寧河相地、楊氏墓地(《白獺眼》)
		徵兆門·前知類 卷一百六十三	王智興《唐年補錄紀傳》、王俊明《夷堅志》、後唐龍歸之兆
		徵兆門·符兆類 卷一百六十四 禍福門·運命類 卷一百六十六	山移、濰亭潮過、塔頽入閣 樽里子

清稗類鈔	民初·徐珂 編	祠廟類 (第一冊) 方伎類 (第十冊)	內宗寺外宗寺風水 世祖知堪輿、張曼霄謂王氣在遼左、廖應國精堪輿術、閔崑岡通堪輿術、董華星相宅、長蛇宅穴、周八瘋子為梁構亭營度居宅、談風水者謂弓去靶、塔忠武臺祀鄰壇祭、陳虞耽堪輿術、挽回汾州學府風水、王莘劬不信堪輿家言、堪輿家顛倒之方向 一善(厭樹)、懸鏡、木匠厭勝、王上有白之讖、潮過唯亭之兆
------	---------	------------------------	--

(四) 風水書籍

風水信仰雖然普遍存在於中國社會，但其蘊含複雜哲學的術數理論，卻難為一般人所理解，相關術數的應用與操作，始終須借助其術數專業者，即俗稱的「風水師」或「地理師」。明清以後，這種專業還出現了師承與門派的各種說法，可見其術業競爭之激烈³⁰。專業的傳承，除了口授心傳，風水書的編作與傳承，更往往是門派之間互別苗頭或自我標榜的作品。除了專業複雜的理論，某些風水書長兼載圖記說明，並有覆驗之例證，以證明其說不誣。這類例證，有些神奇，有些靈異，雖稱各有事主，有些神奇靈驗處也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或許是風水效驗雷同使

³⁰ 《四庫提要子部·術數類二》題【葬書】下，曾引王禕《青巖叢錄》曰：「擇地以葬，其術本於晉郭璞…後世之為其術者，分為二宗，一曰宗廟之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為說主於星卦…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其為說主於形勢…。」《四庫》所收傳世的風水經典如《撼龍經》、《疑龍經》、《青囊奧語》、《天玉經》等，舊本均題為楊筠松作。楊 T1 不見於史志經傳，「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名氏，宋史藝文志則但稱為楊筠松貧，亦不詳其始末。惟術家相傳，以為筠松名益，實州人，掌靈臺地理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廣明中，遇黃巢犯闕，竊禁中玉函秘術以逃，後往來於虔州。」（《四庫提要子部·術數類二》題【撼龍經】）民間傳說稱其揚救貧，常憐貧恤苦，以所擅風水術濟世救人，今許多風水術家均以楊為先師。據稱江西贛南民間盛傳其傳說，今人李昉據江西舊聞及訪談採錄撰有《風水大師楊救貧傳奇》（台北：武陵出版社，1997年）。

然，或許是風水師間相傳的風水故事也未可知。

風水書籍雖不若方志之浩瀚，然其駁雜氾濫，難以盡數³¹。明清官修的大型叢書《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均收錄有堪輿專書，民間修編的風水叢書及單行出版品更是種類繁多。³²

去其各行其是的理論專書不談，一般風水書記述的風水故事，緣其專業也重其專業，大多側重描述其所認知（或預卜）的風水能效及其覆驗的結果，其中不乏風水師自神其術的「實證」宣傳，其「故事」往往流於瑣碎的堪輿日記或風水漫談，許多現當代出版的風水師作品尤然。較具故事性³³而具有傳說趣味的風水故事，多見於作者個人色彩相形模糊的古代風水書總集或彙編，如宋·李思聰《堪輿雜著》，及明·徐善繼、徐善述合著的《地理人子須知》。

《堪輿雜著》收錄於《古今圖書集成》³⁴，撰者李思聰，宋代贛縣人，書中〈覆驗〉一章，盡書江蘇一帶的風水傳說，某些傳說在近年於當地採錄的民間故事集中亦見³⁵，可見其故事仍在口頭流傳。《地理人子須知》

³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地理大全】、【堪輿類纂人天共寶】等風水術家常備書，大抵皆以其割裂或竄改之跡明顯而不入庫。至於【九星穴法】、【寸金穴法】、【山法全書】…等，因書中理論懸疑，「非平易篤實之道」，僅著存目而不錄。存目之書多風水家目為經典範要之作，其駁雜如此，至其餘流，可見一斑。

³² 典型的風水叢書如明崇禎年間刻本《選擇叢書》五集二十九卷、明隆慶至萬曆年間徐善繼、徐善述合編的《人子須知》（又名《地理人子須知》）三十九冊，及顧陵岡所輯的《天機會要》三十五卷。民國三十一年間，浙江錢文選氏曾編《錢氏所藏堪輿書提要》出版，書中將曾將當時流行的眾多風水書籍加以綜合分類，編成：巒頭、理氣、水龍、宅經、羅盤、選擇、鉗記等七大類目。原書未見，此轉引自何曉昕、羅雋《風水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7月）頁142-143。

³³ 指有具體情節之敘事。

³⁴ 見《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第六百六十九卷〈堪輿部彙考〉十九。

³⁵ 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七十七：「庚子，（仁宗）賜虔州祥符宮道士洞淵大師李思聰為玄妙先生，思聰上所撰《璇實列象拱極圖》也。」（據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漢籍全文資料庫」檢索）

³⁶ 如六四葉右上所記「無錫華祖塋」，與一九八七年無錫人黃鴻生（64歲）講述的〈華太師造木拱墳的傳說〉（選自《中國民間文學集成上海卷盧灣區故事分卷（上）》頁147-148），兩則均述無錫華式先祖葬地在水中，而以木排下椿實土以營養的故事，細

又稱《人子須知》，成書於明嘉靖至隆慶年間，明萬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年）重刊（見書前作者自序）。原書分三十九冊，今作八卷，每卷各分上下，以龍法、穴法、砂法、水法、天星等考察風水（主要是葬地）的項目分部，每部徵引各書風水理論，逐條舉列當時見聞或前人所記的風水圖例及其軼事、傳說等相關例證，以與其術法相發明。書前所列「引用諸名家堪輿書目」共百餘種，而書中堪輿故事，竟可與其術數內容等量齊觀，亦可謂古代堪輿傳說故事集成之代表作。

三、近現代民間文學搜集成果中的風水故事

（一）大陸地區搜集整理的民間故事

甲、廿世紀初至中期以前的搜集整理成果——東方文化叢書

五四運動前後的新文化思潮，知識份子從對傳統文化的檢視中，注意到長期受大多數傳統學者文人輕視或忽略的民間文學，進而開始了近現代以來大規模的民間文學採集運動。從一九一八年春天北京大學歌謠徵集處的搜集活動開始³⁷，近百年來的中國民間文學不僅受到學術界前所

節不盡相同，但故事架構及其人、事、物、地均類近而似同出一源，可知該故事歷史久遠，並仍在當地流傳。

³⁷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劉半農擬定的〈北京大學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在《北京大學日刊》第六一號上發表，成立了「北京大學歌謠徵集處」，此後在校刊上逐日刊登近世歌謠。一九二〇年改為「歌謠研究會」，兩年後發行《歌謠》周刊。期間周作人曾建議將「歌謠研究會」改為「民俗學會」，並將收集資料範圍擴大到神話、傳說、故事，此後「歌謠研究會」雖未易名，但開始將「與歌謠相關的民俗資料都納入研究範疇」。見美·洪長泰《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7月一刷）頁83引《歌謠》周刊第四五期（1924年3月2日）。《歌謠》後併入北大《國學門周刊》，繼續收集、發表各類民間文學作品，並印行《吳歌甲集》等書。「從此以後，民間文學的採集工作盛行一時，在二三十年代各種民間文學作品大量湧現。」詳見鍾敬文〈中國民間文藝的形成與發展〉（文收於《鍾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9月一刷，頁50-65），及王文寶〈中

未有的重視，也在新文化的號召和新資料的吸引力下，累積了大量的採集成果。

1922年12月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出版了《歌謠》周刊，但它不只搜集、研究歌謠，從該刊69號起連續刊出討論《孟姜女故事》的九個專號，對民間故事的採錄與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此後，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民間文藝》和《民俗》周刊，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民間月刊》和其他報刊，也經常刊出各種傳說、故事，中大民俗學會和其他出版社還出版各種故事的集子³⁸，僅北新書局在二〇年代中期到三〇年代中期就接連出版林蘭編的故事集三十七本。³⁹

雖然受到戰爭的影響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許多文革以前搜集的民間文學資料曾大量流失⁴⁰，但在這期間，隨國民政府遷台，自北大歌謠徵集活動開始即加入民間文學搜集活動行列的婁子匡先生，一方面將自民國二十一年在杭州創立的中國民俗學會移至台灣，一方面創立東方文化供應社，自民國五十九年起，陸續影印及發行各種民俗叢書，包括影印前述二、三〇年代各地出版發行的各種民俗雜誌和書籍，以及來台後

《中國民俗學史》第六章〈民國〉（四川：巴蜀書社，1995年9月一版）。

³⁸ 婁子匡〈園丁守護著的花朵——中國早期民俗學書跟學人〉文見於民國五十八年複刊《中山大學民俗叢書》各冊書前所附〈複刊緣起〉後，無標示頁碼）對此期間包括中大民俗學會和杭州、寧波、廈門、福州、漳州、汕頭等地的民俗學會及其出版物，還有當時各出版社出版的民俗讀物及叢書等，有詳盡的描述。

³⁹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總序》，1992年5月。此引自《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吉林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2年11月）〈總序〉頁6-7。

⁴⁰ 鍾敬文〈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民俗學的歷史、問題和今後的工作——1983年5月在中國民俗學會成立期間的講話〉文中曾細數民國初年至文革以前的中國民俗學（包含民間文學）的搜集活動和刊物及成績，並云：「十年浩劫時期，是一個非常黑暗的時期。…在這時期，連學術資料也一樣遭殃。…許多寶貴資料也喪失了。我們民間文藝研究會本來收集的這方面圖書相當多，包括民間文學以外的民俗學的東西，還藏有許多沒有發表過的手稿。可惜那些寶貴的手稿都在十年浩劫中被送到燕京造紙廠，再也見不到蹤影了。」文收於《鍾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頁434-459，引文見頁445-446。

搜集、編纂的各種民俗專集和故事集等，先後發行總量達千種以上⁴¹。其中民間故事類的專集，主要收錄在《中山大學民俗叢書》（以下簡稱《中山叢書》）、《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叢書》（以下簡稱《北大叢書》），以及《林蘭女史故事叢書》等三套叢書內，未輯成專集的部份民間故事，也散見於「影印期刊五十種」⁴²中。可以說二十世紀初期至中期以前的中國民間文學資料，都盡可能的收納在這一系列的叢書中，因此得以獲得完整的歸納和多數的保存。

這些叢書雖然都混合了各種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採錄成果、調查報告和研究論文，但叢書中各書單行本的內容性質則是獨立而清楚的，除了少數隱藏於期刊或民俗誌中的故事，大多數屬於民間文學的歌謠和故事集都是自成單位的，《北大叢書》的叢書目錄並附書目提要，因此整體叢書內容雖然堪稱龐雜，但從中檢索民間故事的門徑也堪稱簡便。

《中山叢書》全輯共三十二冊，其中第五號「泉州民間傳說」、第六號「廣州民間故事」、第七號「海龍王的女兒」、第十號「紹興故事與歌謠」、第十四號「蘇州風俗、揚州的傳說」、第三十二號「淮安歌謠集」（附錄故事十二則）等是民間故事集或包含民間故事。

《北大叢書》分九輯共一百八十冊，其中故事專集有第六號「宋人笑話」、第七號「明清笑話」、第九號「巧女與獸娘的故事」、第十號「南洋民間故事」、第十一號「臺灣民間故事」、第十二號「動物寓言與植物專號」、第十三號「神話與傳說」、第二十五號「潮州七賢故事」、第二十七及廿八號「笑話群」、第卅二號「呆女婿故事」、第五十四號「太陽和月亮」（主要是廣東的故事）、第五十五號「臺灣客家俗文學」、第七十七號「山東民間故事」、第九十五號「歷代滑稽故事」、第九十六號「十

⁴¹其刊行內容可參考張玉芳〈妻子匡與中國民俗之整理與研究〉（台北：《文訊月刊》第三七期，民國七十七年八月）頁114-118；及陳益源〈妻子匡民俗學論著舉隅〉（台北：《國文天地》第十六卷六期，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頁50-52。

⁴²叢書各輯書前均詳列該輯及該系列已出版書目。王文實〈中國民俗學史·台灣民俗學簡介〉中，詳列了各系列叢書的詳細書目，見王書（同註37）頁441-444。

十二生肖故事」、第九十七號「蒙古民間故事」、第九十八至一百號「福建故事」、第一一三及一一四號「笑話四種」、第一一五號「福建漳州傳說」、第一一八至一二〇號「臺灣故事」、第一三七號「呆子的笑話」、第一五七號「大黑狼的故事」、第一五八至一六〇號「西南民間故事」、第一六三號「泉州民間傳說」（即中山叢書第五號）等，共廿四種卅冊⁴³。非故事集而兼有故事者，第十八至二十二號「民間月刊」、第卅三號「南臺灣民俗」、第五十二號「臺灣俗文學叢話」、第一三五號「雷峰塔、白娘娘」、第一三八號「福建傳說、謎語」等書中亦收錄有民間故事。

《林蘭女史故事叢書》⁴⁴分為傳說、故事、笑話三輯，包括「朱元璋故事」等傳說五種，故事集「金田雞」等十九種；笑話集「巧舌婦故事」等六種，共計三十種。以上叢書中所見風水故事約有三十則。

乙、廿世紀中期以後的搜集整理成果——中國民間故事集成

中共文化部於一九五〇年建立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簡稱「民研會」），一九五五年開始出版《民間文學》月刊，為刊登民間文學資料的主要發表園地，至文革開始而中斷，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復刊，「民研會」也於同年底恢復工作，此後各省、市及若干地區、州、縣也成立支會或類似機構，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民間文藝研究網，專事採集、整理和保存民間文藝資料，及規劃和組織各種民間文藝活動。⁴⁵一九八四年中共

⁴³叢書第五十七號「仙蟹」、第一一七號「蛇郎君」（漫畫集）、第一五〇至一五一「雷峰塔傳奇」、第一五五至一五六「竇女婿」及第一七七「邱罔舍卡通」等，均係改編或創作故事作品，此排除不計。

⁴⁴王文寶《中國民俗學史》云，「林蘭」實為北新書局老板李少峰的化名。「……其中以20—30年代北新書局老板李少峰化名“林蘭”女士編輯出版的民間故事集成成績最大，有…《金田雞》…《巧舌婦故事》…《朱元璋故事》…等數十種之多。」（書同註37，頁273）又，姜彬主編《中國民間文學大辭典·民間文藝學家》之「林蘭」條：「又作林蘭女士，李少峰的筆名。主要用於北新書局編輯出版民間傳說故事時用。1930年趙景深任北新書局編輯後，也參加了這些民間故事的編輯工作。先後編輯出版…《呆女婿的故事》…《朱元璋故事》…等。」（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6月一刷，頁982-983）。

⁴⁵陳慶浩〈近十年來的中國大陸民間文學〉（台北：《漢學研究》第八卷第一期，民國七

文化部接受「民研會」的建議，簽發了〈關於編輯出版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的通知〉，一九八五年初成立總編輯委員會辦公室，正式展開所謂「三套集成」的全國性普查和編纂工作。「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〇年全國採錄民間故事一百八十四萬多篇」⁴⁶。

這次普查是以縣為單位進行，各縣將所搜集材料印成資料本送省辦公室和全國總編輯委員會進行選編後，以省為單位，編成「省卷本」（集成本），其縣資料本則為「內部資料」，一般並不公開，亦不對外流通⁴⁷。目前外界能由這項普查成果取得的資料，主要是已經省級單位和全國編委會審查後編選的省卷集成本。至二〇〇二年止，「故事集成」方面已出版了吉林（1992年11月）、遼寧（1994年9月）、陝西（1996年9月）、浙江（1997年9月）、四川（上下冊，1998年3月）、北京（1998年11月）、江蘇（1998年12月）、福建（1998年12月）、寧夏（1999年6月）、廣西（2001年12月）等十省十一冊的省卷本。

然而在這些省卷本的「集成」資料庫中，仔細搜尋其中的「風水故事」，結果竟是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說是罕見，這樣的情況，與先前從前人筆記得到風水故事在中國各地流傳甚夥的印象有落差，也使人對「集成」的「權威性版本」⁴⁸感到懷疑。

十九年六月，頁425-442）對中國大陸於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結束以後十年（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間的民間文學方面的各種組織活動、出版刊物和研究發展等論述精詳，此處節省其文而略述之，以下不贅。

⁴⁶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總序》，同註39，頁8。

⁴⁷ 據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白庚勝於「2002年海峽兩岸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台灣：南亞技術學院，2002年11月）座談會發言指稱，在各方經費支援下，該會未來也可將各縣資料本出版發行，以利資料流通和保存。會間廣西民間文藝家協會黎浩邦公佈目前廣西方面已出版了三十二冊縣資料卷，其他相關資料正繼續出版中。

⁴⁸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總序》：「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遵照《通知》精神，在……民間文學搜救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集成編纂工作應貫徹科學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則。……《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作為全面反映中國民間故事狀況的權威性版本，所選印的作品，總體上說是各地區、各民族口頭流傳的優秀故事的忠實記錄……」，同註39，頁1。

雖然「務求科學性、全面性和代表性」是這三套集成的編選方向和工作核心，但早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

「就所掌握到數十冊各縣資料本來看，差距甚大。…總體來說，由於強調政治思想，使得人物傳說，特別是近代當代政治人物傳說和時政歌謠等，未能達到科學性的要求，自然談不上全面性和代表性。其次是由於思想的保守，不敢正視民族文學中大量存在的『性作品』…。」⁴⁹

可見以政治力量貫徹並執行的「集成」工作，終究不免於政治環境的限制與意識型態的束縛而有所局限。這種「不全面」的現象，在《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總序》中已能窺見一二：

民間故事中也有歷史局限和封建糟粕，但這些成份在民間故事中既不占主要地位，在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的原則指引下，也不難發現和剔除。我們編纂《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正是為了促進民間故事在當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

這段話與一九九〇年北京召開的〈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編選工作會議紀要〉中有「關於掌握作品入選標準的具體問題」的討論結果是相呼應的：

…其次，作品入選，要注意作品的積極意義和進步性，注意它廣泛的社會歷史價值和文化史意義以及人民群眾健康的趣味性。對此，方案中提出“編選工作應在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指導下”⁵⁰進行。

雖然其下文隨即提到「對於某些故事含有的相信鬼神、宿命、因果報應等因素，只要作品確屬民間流傳且整體傾向無害並具有民間文學的藝術特色的，也應適當予以選錄。…因為這類資料表現了過去人民確實

⁴⁹陳慶浩〈近十年來的中國大陸民間文學〉，頁433。

⁵⁰原載於《民間文學論壇》一九九一年第四期頁85-89。今收錄於許鈺《口承故事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一版）頁316-328，本段引文節自頁318-319。許鈺為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副主編，據文末【附記】，許同時身為該會議總結發言人。

存在過的觀念，有一定研究價值。」但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原則下」，這類作品往往被認為「學術價值與欣賞價值的不平衡」而排除於「優秀作品的集成」之外：

關於集成的性質，上述《規劃》（《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編輯出版規劃》）中規定是“具有高度文學欣賞價值和高度學術研究價值的“優秀作品的集成”，…它既不同於目前適應廣大讀者要求的普及性民間文學讀物，也不同於一部分讀者使用的“內部資料”，而是向世界公開的類書。某些歷史局限性較大，甚至是糟粕，還有殘缺比較多，以及某些宗教性內容較多的作品等，它們都有學術研究價值，或為某些學術研究課題所需要，但很難說有很高的欣賞價值，可是這類作品適於公開出版的並不太多。…這也就是說，欣賞價值與學術價值相矛盾的作品的數量並不是太多的，…至於兩種價值在具體作品中的體現不平衡，這恐怕是一種正常現象。⁵¹

從這段敘述與說明，便不難理解，何以經編輯的集成公開版，即省卷本，很少能看到有違「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風水迷信」的故事，偶一能見者，則多是具有反迷信色彩或警世意義的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原則」並「適於公開出版」的作品。⁵²

⁵¹許鈺〈關於民間文學集成“科學性、代表性、全面性”的理解——全國民間文學集成培訓班講稿〉（1985），收錄於許著《口承故事論》頁289-305，本段引文節自頁292-294。又，據該書頁270〈中國民間故事概述——《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總序〉文末【附記】，許為〈總序〉之起草及執筆人之一。

⁵²金師榮華先生於〈文革前後中國大陸民間故事的採集和整理〉一文中，比較了中共文革前後出版的民間故事之內容傾向與選編特色，認為「文革前，為政治和政策服務的意義顯然比較大」，對文革以後情況的敘述是：「實際上，有些編者並不諱言他們對於故事進行了整理和加工，有些說明了不取含有風建迷信色彩的故事，有些說明了選故事的原則在表現人民的勤勞善良和不畏強暴……總之，每本書仍有其編選的準則。」「如果這些準則並非來自官方的授意，則很能反映出當前一些民間文學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意識，這是和唐朝以來文以載道思想一脈相承的，祇是時代不同，形式和材料也不同而已。」原載於漢城：韓國中國學會《中國學報》第二六輯，一九八六年三月，今收錄於金著《民間故事論集》（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初版）頁八五至九二，

但這些集成工作的領導者畢竟還是注意到了這些「不平衡」的作品，「有一定研究價值」，所以在大部份未經選編的縣或地區資料本，即目前未公開的「內部資料」中，往往不難見到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風水故事，至少不若已出版的省卷集成本那樣罕見，內容也不算少。如，以故事村聞名而吸引集成工作者密集前往採錄，據云「在八次普查中，採錄到四千三百多篇故事，編印了五個資料集」的《耿村民間故事集》，其中風水故事材料之豐富，甚至足以引起學者注意並為之著述專論⁵³。再以目前筆者可見的上海市二十個地區的資料本⁵⁴來看，已輯得帶有風水迷信或風水內容的故事，至少有四十至五十篇之多，其中故事相近或重複的當然也有，但情節匪夷所思的「純粹迷信」也不少，不知這樣的作品在將來公開出版的上海市集成卷可以見到多少。

雖然目前難以取得更多更具有「全面性」的故事集成資料本，但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領域與程度的擴大，有一些縣或區的資料本在經費許可或出版社支持下，已經開始嘗試出版流通⁵⁵，也許可以預期未來終究可以得見這批資料的全面開放與出版。屆時面對比目前的省卷集成更龐大的資料庫，學者所面臨的難題恐怕將不再是資料不完整的憂慮，而會是如何在龐大的故事海中有效掌握並歸納材料的問題吧。⁵⁶

引文見該書頁九〇。

⁵³ 杜學德〈淺論耿村風水故事的思想文化內涵〉，中國耿村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1年10月），收錄於袁學駿主編《耿村民間文化大觀》下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8月）頁2849-2853。

⁵⁴ 書藏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其中故事集成部分計有二十個區共二十六冊。
⁵⁵ 見註47。

⁵⁶ 金師蔡華先生撰有《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類型索引》，是以AT分類法為《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所作的分類索引，其《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類型索引（一）》（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民國八十九年元月）之〈中國民間故事和AT分類（代序）〉云：「民間故事的分類，不僅是類型的分析和相關資料的匯集，也有著索引的作用。」（頁7）「在目前眾多的故事分類中，AT分類是比較具有國際性的一種。所謂AT分類，最初是芬蘭學者阿爾奈（Antti Aarne）所規畫，…在1910年纂成《故事類型索引》一書…後來美國的湯普遜（Stith Thompson）教授在阿爾奈的基礎上，吸納其他國家民間文學工

(二) 臺灣地區搜集整理的民間故事

甲、日據時期的搜集整理

臺灣民間故事的記錄，最早的書面資料是清代的筆記與方志⁵⁷，往後就是日據時代日本學者的調查成績與臺灣文人的書寫記錄。日人學者的主要成績是臺灣原住民族的神話傳說，然臺灣原住民族文化中原無風水信仰觀念，早期原住民與漢文化的往來交流也還不甚密切，況且信仰的滲透也不若生活文化的影響容易，故風水故事難得見於此時期的原住民神話傳說中。⁵⁸

至於對當時漢人民間文學的調查記錄，有日人平澤平七《臺灣俚諺集覽》、《臺灣之歌謠》及字井英《臺灣昔斷》、川合貞永《臺灣笑話集》等「臺灣人」⁵⁹的民間文學記錄，部份生活及民俗的調查記錄如《民俗臺

作者對於增設類型的意見，…先後兩次將該書增訂，大幅提高了這一分類法的使用價值…簡稱AT分類。」(頁1-2)又云：「AT分類的國際性…有助於中國故事置身國際而呈現自有特色或相互關係…。中國民間文學工作者如何就中國故事檢索相關之西方資料。要整體解決這些問題，依AT分類架構編寫一本以中國民間文學工作者為對象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乃是基礎工作。」(頁17)「基於這樣的認知，在AT原書和丁乃通先生所撰索引(《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1978年芬蘭以英文出版，1986年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全譯中文本，詳金師原文頁11-12)的基礎上，筆者試取《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的四川、浙江和陝西三個省卷本撰寫類型索引…，名之為《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類型索引》第一冊。第二冊擬取北京、吉林、遼寧和福建四個省、市卷本為材料，以後各冊也將隨《故事集成》其他省、市卷本的陸續出版而繼續編寫，最後再彙整為一編。」(頁18-19)文中所云第二冊已於民國九十一年三月，由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出版。

⁵⁷陳益源師〈明清時期的台灣民間文學〉(《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三期，2000年9月)頁183-203。

⁵⁸就尹建中華民國八十二年間「匯集臺灣光復前和光復後之文獻資料」所編纂的《臺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纂研究》(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二十種，臺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印行，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出版，「」內文見於該書〈前言〉)中，並未見有關風水的故事或資料，因此判斷此期間風水文化應尚未影響臺灣山胞各族。

⁵⁹「日人當時所謂的『臺灣』，是泛指中國人所擁有的臺灣，所謂的臺灣人是指大多數的漢民族在臺灣的人，對於原住民，日本人始終以上蕃、番人或高砂族等名稱稱呼他們…

灣》月刊和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習俗信仰》等刊物書籍，也偶見臺灣漢人的民間故事。同時期臺灣文人李獻璋等人編著的《臺灣民間文學集》，則可稱是此一時期台灣漢人民間文學記錄的代表作。

從以上述及的台灣早期民間故事的書面記錄清查，除方志筆記已見上節不論，《臺灣俚諺集覽》及《臺灣之歌謠》均諺諺無故事亦不論，從其餘各書所輯共得風水故事五則。

乙、日據時代以後的搜集整理

日據時代以後的臺灣民間文學采集及整理出版的成績⁶⁰，首先見於民國五十九年在台北東方文化供應社複刊的《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叢書》中，第一——號作品妻子匡編纂的《台灣民間故事》，書中雖然選編了部份李獻璋、王詩琅等人編寫於日據時代的《臺灣民間文學集》中的幾個故事，但同時強調其主要內容是編者採集編纂的「目前正在流傳於臺灣的活生生的新資料」⁶¹。同系列叢書第五五號周青樺搜錄的《臺灣客家俗學》，是「民國六十年前後，在台北新竹地區實地搜錄的民間故

這在日文的文獻可以找到充分的證明。例如：小泉鐵著《蕃鄉風物誌》、《臺灣土俗誌》，鈴木質著《臺灣蕃人奇俗》，佐山融吉等著《生蕃傳說集》……等書，即可窺見一斑。所以，日人對『臺灣民俗』的研究，大體上是專對臺灣的漢人而言。」見高賢治《古亭書屋，一九八九》在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書前出版前言。該書今由台北：眾文圖書公司出版發行（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一版二刷）。

⁶⁰胡萬川〈台灣民間文學的過去與現在〉（《臺灣史料研究》創刊號，民國八十二年二月，頁23-30）曾概述清初至日據及光復以後，台灣平埔族、山地原住民及漢人民間文學的采集與研究的代表作及其成績，本文不復贅述，僅就漢人采集成果部份詳申之。

⁶¹見妻子匡編纂，齊鐵根註釋《台灣民間故事》，是書為高山故事及臺灣民間故事第一輯與第二集的合編。其第一輯編後語云：「……臺灣的民間文藝作家李獻璋先生最早編的《臺灣民間文藝》（韻按：應即《臺灣民間文學集》）」這一本書……我先選印出四篇……照例應該先徵編者李先生、作者黃得時、朱鋒、王詩琅等幾位先生同意的，但是為了提早刊行送人，同時覺得把他們幾位的文章向國際學者去貢獻，我想一定會同意的吧。」寫於民國四十一年九月的第二集編後語云：「這本是臺灣笑話的專集……這本集子的編著，我接受多數讀者的意見，是以中國語文寫作，註釋國音、詞意、字義，全是目前正在流傳於臺灣的活生生的新資料。」

事」，「由作者筆記整理而成」（叢書目錄提要），果真如此⁶²，於今視之則彌足珍貴。同叢書第一一八號至一二〇號，是江肖梅編纂的《臺灣故事》，主要是「平地移住民的神話、傳說、笑話」⁶³。同時間，一些作家及文化工作者，也長期投入臺灣民俗和民間文學的調查，並陸續結集成書出版，如吳瀛濤《臺灣民俗》（一九六九年）、林銜道《台灣夜譚》、施翠峰《台灣民譚探源》等。此外，光復後，《台灣文獻》、《台北文獻》、《南瀛文獻》、《台南文化》、《台灣風物》等定期刊物，也不時刊登出民間故事，「然而將日文翻成中文的『冷飯重炒』式文章也不在少數，真正由採集而來的新作卻不多」⁶⁴。

臺灣學術界對民間文學的調查與研究的熱潮，幾乎是同時興起的。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舉辦了第一屆「民間文學國際研討會」，此後相關學術會議及交流活動日益頻繁，學者一方面在交流討論中重新喚醒並建立民間文學的學科概念與科學觀念，一方面共同倡議要以科學的方式，整理民間文學的作品和材料。「民間文學」隨即成爲大學文史系所（主要是當時的中文系和後來各校相繼設立的台文系）普遍開

⁶²林文實〈臺灣民間故事書目一並序〉（台東師範學院《東師語文學刊》第五期，民國81年6月，頁217-307）一文，引出該書導言中說明其故事採集的來源與過程的段落後，結云「但綜觀其書，可信度實在有待查證」（頁255），然前後並無說明與論證，不知所謂何來。今綜觀其書，故事之民間趣味甚濃，語言也樸實，即其導言提及出自新竹林君所述之「世界人種的來歷」，與民國八十九年許端容師自新竹採錄之「各色人種的由來」（見金榮華整理《台灣桃園地區民間故事》頁175，2000年初版）所述亦無差，其餘如孔明、關公故事等，與近年在當地採集所見，栩栩如繪，似曾相識，似乎無可疑之必要。

⁶³該系列叢書目錄提要：「118、119、120臺灣故事，江肖梅（1954—1955，536P）台灣故事，有是山區原住民的，有是平地移住民的；後者又可分為來自福建的和來自廣東的。本書是平地移住民的神話、傳說、笑話等，內容又可分為從大陸傳播而來的，和因人因事而在當地創化的。」見《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叢書》目錄頁18。

⁶⁴施翠峰〈臺灣民間故事的發展及其內容〉（台北：《漢學研究》第八卷第一期，民國七十九年六月，頁677-681），頁678-679。

設的專門課程，由學者領導和主持的民間文學採錄與整理活動，也由此得到全面推展。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的金榮華教授是臺灣最早投入「科學性」的民間文學採錄活動的學者之一，也是在學術認知的基礎上，最早發表整理成果的學者⁶⁵。自民國七十六年八月起⁶⁶，率中文研究所師生在台東卑南族的採集活動開始，七十八年八月出版了《台東卑南族口傳文學選》⁶⁷，此後十餘年中，金教授又帶領該所的民間文學研究小組陸續至各地採集，並親自整理了包括卑南、魯凱、泰雅和阿美等少數民族，以及金門、澎湖和桃竹苗地區的民間故事集等八種⁶⁸。本文從中取得之風水故事材料，多數來自金、澎及桃竹苗區等漢人爲主的故事集，但在泰雅族人用漢語講述的故事中，竟也發現了「福地」、「龍穴」等風水名詞⁶⁹，是個值得注

⁶⁵ 金師榮華先生整理，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初版的《台東卑南族口傳文學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發行）中，金師書於書首之〈台東卑南族口傳文學的採錄和整理——兼論整理之必要與原則〉，已明確說明了其於口傳文學整理工作的認知與態度。

⁶⁶ 見上註（註65），同文之「一、採錄」部份云：「第一次的採集在一九八七年的八月十七、十八兩天……。第二次的採集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見同書頁2。

⁶⁷ 見註65。

⁶⁸ 除上述《台東卑南族口傳文學選》（民78年8月），其餘分別是：《台東大南村魯凱族口傳文學選》（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發行，民國84年5月初版）、《金門民間故事集》（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共同發行，民國86年3月初版）、《台北縣烏來鄉泰雅族民間故事》（台北：中華民國民間文學學會，民國87年12月初版）、《台灣高屏地區魯凱族民間故事》（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民國88年12月初版）、《澎湖縣民間故事》（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民國89年10月初版）、《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民國89年11月初版）及《花蓮阿美族民間故事》（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民國90年10月初版）。

⁶⁹ 金榮華整理《台北縣烏來鄉泰雅族民間故事》，第13則〈清流園的故事〉，頁47：「清流園是烏來村一處依山傍水的地方……傳說這是一塊福地，是龍穴。很早以前，清流園的溪水裡有一條大蟒蛇……居民祈禱天神能幫他們除害。結果，那一天就有一條龍飛出來跟蛇打鬥，水流變得又大又急，沖出了清流園現在的地形。」據採錄者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鄭慈宏老師面告筆者：「這則故事是當地泰雅族的一位餐廳老闆娘（台裡月，45歲，1998年6月14日鄭慈宏、王阿勉採錄）以漢語講述，「龍穴」、「福地」之詞只是講述者隨口提到，並非出於對風水的信仰。」察其故事內容的確無關風水，

意的現象。

另一組系列成果的發表，是清華大學胡萬川教授鑒於「山地原住民的民間文學算是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了」，「漢人部份的民間文學，特別是故事部份，是急切須要作一次科學性的、普及性的調查和採集」⁷⁰，因而自民國八十一年起，與各縣市文化中心合作，計劃並主持臺灣各鄉鎮民間文學採集整理計劃，成果均由採集地所屬之各縣市立文化中心出版。自民國八十一年至目前（九十二年三月）止，已發表的成果包括宜蘭、基隆、桃園、苗栗、台中縣市、彰化、雲林、嘉義及台南等縣市的漢語（主要是台語、客語）⁷¹歌謠、諺語和故事集等，總計全數已超過百餘冊⁷²。其餘花蓮、南投及台北縣等地區部分正在進行中或即將出版，另高雄

故該故事並未收錄於本文附錄一〈中國風水故事類編〉中，在此提出僅用以指出漢族風水文化的常用詞，在逐漸漢化後的少數民族等無風水文化背景的区域中，被借用、提及或套用的現象。

⁷⁰胡萬川〈台灣民間文學的過去與現在〉（民國八十二年二月，見註56）：「山地原住民的民間文學算是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了，但大部分只在於神話、傳說的採集，其他的廣大部份，仍未有充分的調查與記錄。」（頁27）又云：「漢人部份的民間文學，特別是故事部份，是急切須要作一次科學性的、普及性的調查與採集。有鑒於此，台中縣文化中心與筆者即於一九九二年初，合作推動申請國科會、文建會、教育廳的補助，由各鄉鎮配合展開一系列的民間文學的採集與整理。」（頁28）

⁷¹「山地原住民部分則偶一見之，如《和平鄉泰雅族故事、歌謠集》（民84年）、《泰雅族歌謠》（民87年，二書均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等。由於胡主張用原音記錄的方式記錄民間文學的內容，故全叢書均以講唱者的原講唱語言記錄原音內容，配合華文的對照翻譯，作《石岡鄉客語歌謠》（民81年，臺中縣）、《苗栗縣閩南故事集(三)》（民91年12月）等形式出版。」

⁷²據與胡萬川教授合作彰化及雲林縣民間文學採集整理工作之陳益源師所言，該系列計劃於臺灣地區執行至今之成果，除高雄鳳山市自行編印者不計，已出版成果及其冊數，由北而南依序是：宜蘭縣二冊，基隆縣二冊，桃園縣八冊，苗栗縣十冊，台中縣三十五冊，台中市四冊，彰化縣二十冊，雲林縣即將出版至第十冊，嘉義縣十二冊，嘉義市八冊，台南四冊，台南希拉雅族一冊，計有一一六冊。經筆者透過網路查詢所得，此外尚有《和平鄉泰雅族故事、歌謠集》（民84年）及《泰雅族歌謠》（民87年，二書均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見註71）。至於花蓮縣、台北縣及南投縣正在進行中，台東、屏東、新竹則尚未進行。

鳳山市立文化中心則自行編印出版了高雄縣鳳山民間故事集。由於計劃尙未全數執行完成，各成品出版時地分散且多數官方（文化中心）非賣品，目前一般圖書館及個人尙難及時掌握齊全。本文將就陸續所見該系列故事集部分，檢其風水故事以收錄或採樣編輯，編爲「中國風水故事資料彙編」，期能從中析探傳說故事所反映的風水文化與信仰內容。